



蘋果樹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

PDG

目次

蘋果樹.....	吳夢起	一
報礦.....	張振	三
根瘤菌.....	吳夢起	二七

蘋果樹

吳夢起

天氣忽然暖和起來，春天到了。風也吹得暖融融的，好像是什麼軟軟的羽毛在輕輕地拂着臉。

于克夫一邊走着一邊把揹着的行李從背上拿下來，掛在左邊肩膀上，好讓後背吹吹風。前面的路越走越熟悉，他知道過了不遠那道小河就該到何家屯了。

這時，從後面跑過來一輛膠皮輪車，車轆上坐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，嘴唇上邊留着一小撮黑鬍子，嘴裏哼着「小調」，手裏搖着鞭子在馬背上耍花兒，抽得「叭叭」的響。于克夫趕緊讓開道。車子跑慢了，老頭信口

「同志，到哪去？」

「到何家屯呀，老大爺！」

「到何家屯麼？」老頭「啞啞」地喊住了馬，「上來吧，同志！我捎

着你，我就是何家屯的。」

馬站住了。于克夫把行李扔到車上，然後跳上車去。鞭子一撻悠，車又跑開了。

「同志，你是那兒的？」

「是農業學校的學生，老大爺！」于克夫笑嘻嘻地回答。

「你上誰家？」

「不上誰家。咱是縣裏派來的，幫着搞搞蘋果樹的腐爛病。老大爺，今年腐爛病鬧得怎麼樣？」

「還用提麼！」老頭嘆了口氣，「兇的厲害，家家的樹上都有點，老這麼鬧下去可够噲。噯，同志，你來幫忙可太好啦！你貴姓啊？」

「我姓于，叫于克夫。」

「于克夫？」老頭吃了一驚，轉過頭來仔仔細細把于克夫打量了一陣，「你認識何秀英麼？」

于克夫笑着點了點頭。老頭看他樂的那個樣子自己也樂了，然後他鄭重地說：「我是何秀英的二叔。」

何秀英是于克夫沒過門的媳婦。他們在初中是同學，在學校裏兩個人思想都挺進步，都是團員，學習也都挺棒，感情很不錯。初中畢業了業，何秀英回本屯當教師去了；于克夫考入了農業學校。一睜眼過了一年。在這一年裏頭他倆不斷地通信。去年暑假于克夫來了一趟，那是何秀英的爹媽叫她寫信把他叫來的。那時候剛剛頒佈了婚姻法，老倆口心眼也開通了，說好等于克夫畢了業就結婚。這個事本家本當的都知道。

二叔那陣子沒在家，沒看見于克夫。想不到今天在道上碰見了，更巧的是還到本屯來工作。二叔高興得直樂，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。

車子進了屯，二叔想把于克夫拉到自己家去。于克夫不幹，他說這是出來工作，住在親戚家不方便。二叔就把他送到村公所了。

于克夫從車上蹦下來，就往村公所裏走。二叔搖着鞭子也跟進來。村長剛好在，他看了于克夫的介紹信就笑着說：「盼縣裏來人盼的緊呢！」接着就趕緊給打水洗臉，給弄飯。

二叔倚在門框上，瞅村長回過頭的時候向他使了個眼色，扭過身先到院裏。恰巧村長出來招呼人，他一把把村長拖到門旁。

「你知道他是誰？」二叔朝屋裏指了指，悄悄地問。

「是農業學校的學生啊！」

「他就是咱家秀英閨女的……女婿。」

「是他麼？」村長也有些出乎意外，「那可怪有意思的。」

「是啊，是咱們家的客呢，我回去告訴我哥，捎帶着也告訴秀英。今晚派飯就派咱家吧！」

「好吧，你先回去，今晚派飯就派你們家。」

二叔走了。村長招呼人給弄了飯。在飯熟以前于克夫一邊和村長看果園子，一邊就把怎樣進行工作的事商量好了：下午找村幹部、小組長和有經驗的老農民先開個會商議商議，晚間再開全村的大會。

村長叫人去把村幹部和小組長找來，當着大夥把于克夫介紹了一下，又說：「這個腐爛病要再不好好治，不用二年，咱屯子這些蘋果樹全得完蛋。春節咱也使土法刮過，總不靈，越繁生越厲害。人民政府惦着咱們老百姓，這不是打發農業學校的同學來幫咱們來啦！咱們要好好跟于同學學習。這會兒咱們幹部先核計個大約莫，晚間再開大會。你們這些懂點技

術的叔叔大爺們，要帶頭，先跟于同學學會了，再教給別人。大夥說這麼辦行不行？」

「行嘍！」大夥異口同聲地說。

當時幹部就分了工，有管組織的，有管買藥品的，有管督促檢查的。把宣傳任務留給現在當校長的何秀英。

天不早了，村長讓大夥先回去吃飯，吃罷飯馬上由小組長通知全村戶主到小學校開大會。

大會在學校的操場上開，大夥都團團地坐在地上。于克夫把蘋果的腐爛病先講了講，然後就詳細地告訴大家怎麼刮病，怎麼抹藥，藥是怎麼配，大夥都悄悄地聽着。二叔也來了，他坐在人羣裏，直瞪着眼瞪于克夫。

「不能不捨得，」于克夫末了說，「咱過去也刮過，怎麼又犯了呢？就因為刮的太輕了，消毒不好，菌綫沒除淨；再就是剪下來那些病枝子不捨得燒，有的擱在園子裏，有的夾了幃子。那些病菌都留在上頭，風一颳，又吹到樹上去啦。所以咱們這回得斬草除根，刮一定得刮乾淨，傢什

一定得消毒，藥一定得好好配，病枝子一定要燒掉。大夥說對不對？」

「對啊！」大夥都應了聲。村長又講了一些具體辦法，就散了會。

于克夫回了村公所，值班的送了個火油燈來，他把這一天的經過和跟幹部們了解的情況都記在筆記本上了，又把明天的計劃寫上。剛想睡覺，就聽得有人敲大門，住了一會兒，二叔抱着一床被進來了，說：「夜裏冷，給你送床被來。」

「不用，」于克夫趕快站起來，「我的行李够用。」

「快別客氣啦，我老頭子沒兒沒女的，秀英侄女就和我的親閨女一樣，你幹麼老見外呢！」

「好，好。」于克夫急忙笑着把被子接過來，放在炕上。

二叔又走到炕前，把手伸到褥子底下摸了摸炕，覺得挺熱火，才放心；又轉圈看了看，然後帶上門出去了。

第二天大早，買藥的就回來了，幹部們都湊在村公所看于克夫配藥，把份量都記下了。然後又一齊上了園子，找棵病樹，由于克夫作個樣子給大夥看。他先用塊布鋪在樹底下；然後把有病的那塊樹皮拿刀子拉下來；

再把刀子消了毒，右手捏着刀子，又朝着帶病的不遠那塊好樹皮上刺進去，左手壓着刀背順着病旁邊往下劃了個小半圓，劃到下邊把刀子一翻，改用左手的拇指推着刀背又往上劃，正好劃成個梭子形，用剗子刮一刮，原來有病那塊地場的四圍都是好皮了；再塗上配好了的「博爾多漿」，這塊病就處理完了。

吃過晌飯，全屯老老少少都上了園子，刮的刮，鋸的鋸。小學生也放了假，有的幫着刮樹，有的就把刮下來的壞樹皮和鋸下來的病枝子收檢起來，放在大道旁邊燒，燒的各處都是一股一股白煙。蘋果樹剛好開花，白色的、粉色的花瓣配着淺綠色的小綠葉子，顯得特別鮮亮。果園子都隔不遠，大聲說話都聽得見。誰家果園子裏有小學生唱起歌來了，歌聲從這個園子傳到那個園子，又從那個園子傳開去。

于克夫緊張的到這個園子看看，那個園子走走，碰到有消毒不徹底的、刮的不對的就給指點指點。他聽着滿山遍野自由幸福的歌聲，也隨着唱起來了。

何秀英正東家出來西家進去，誰家還沒上園子，她就連勸帶催。那些

小學生本來就在家裏動員呢，一看校長來了就更起了勁，非把大人都動員上園子不可。

二叔老哥倆也上了園子，人家唱歌二叔就唱小調。老哥倆直忙了三、四天才把樹上那些腐爛病刮完。

這三、四天刮的也差不離了，整個工作就算初步結束。第五天下晌幹部分組檢查工作。于克夫和村長是一組。走了幾家園子，看刮的還不錯，就是有一兩家的蘋果樹病枝子還放在園子裏。

最後走到何秀英家的園子，

看看刮的還行，可是進了園子不遠，就看見病枝子堆在那兒，鬆鬆散散



走到何秀英家的園子，看見病枝，還堆在那兒……于克夫沒吱聲，掏出小本記下來。

地擺着，意思是想晒乾了往回拉呢。村長看了看于克夫，于克夫沒吱聲，掏出小本記下來。

晚上開了個幹部和小組長的會。會上，別的組也查出了有不燒病枝子的情況。于克夫站起來說：「大家不要把不燒病枝子這回事看輕了，只要有一家不燒病枝子，就還有傳染全屯的危險。所以這不是誰自己家的事，這是大夥的事。」說到這兒，他嚴肅地看了何秀英一眼，「尤其何校長家的園子，病枝子擺在那兒，看樣子想晒乾了往回拉，這工夫你知道有多少病菌傳佈開來呀！」

何秀英本來在仰着頭聽他說話，忽然聽到這幾句，馬上臉紅了，覺得頭髮梢都熱烘烘的，她趕緊把頭低下了。

「我們幹部，應該帶頭；自己先做不好，怎麼領導羣衆呢！希望各位小組長回去，趕快通知那些沒處理病枝子的人家，馬上把病枝子燒了。向大家講清道理，別光圖攢點燒柴，把病根又留下了。」

會散了，何秀英低着頭隨着大夥往外走。

第二天上午，于克夫一個人各處看看，就看見白煙又在一些地方冒起

來。他點了點頭，這一回腐爛病消滅得就差不多了。他信步走到何秀英家的園外，就見離園不遠的大道旁邊，也燃起了一股白煙。他走過去，看見二叔在那兒蹲着，正在沒精打采地把病枝子一根一根往火裏扔呢。

于克夫走過去，招呼了一聲：「二叔！」

二叔抬起頭來看，沒吱聲。又低下頭去，用兩手折樹枝子。于克夫蹲在他旁邊，拿起一根病枝子，端詳了一下生病的地方，順手扔到火裏去，他說：「二叔，生氣了麼？」

二叔翻了一下眼，照舊沒吱聲。

停了一會兒，于克夫輕輕地說：「這不是咱們一家的事，這是大夥的事。」他又拿起一根病枝子，指了指那塊病，「留着它有什麼好處呢？傳染了自己的樹，不好；傳染了別人的，更不好。」

二叔說話了，帶着不滿意的語氣：「就打不對吧，為什麼不在家裏說呢？偏在會上說！」

于克夫又扭頭看了看四處的白煙，指給二叔看，「二叔，你看看，家去說，咱們的燒了，可是別人的還許會留着，把校長批評了，給別人看個

樣不好麼！」

二叔站起來，看了看四處，又看了看于克夫懇切的樣子，他忽然覺得氣都消了！這個年青的小伙子，為了把這個工作做好，就是自己沒過門的媳婦有錯誤，也一樣批評，你說他為什麼呢？不就為的大夥麼！二叔越發喜歡起于克夫來了。

爺兒倆一邊往火裏扔枝子一邊談着，越談越覺投機，好像彼此都看見了對方的心似的。

二叔說：「昨晚秀英回來一說，可把我氣壞了，我還當是你嫌咱們秀英了呢！」

「你信麼，二叔？」于克夫笑着問他。

「你這麼一說，我當然不信了。還是俺秀英有底，看樣子她雖然也不大得勁，可沒顯出怎麼樣，今天一早照常到學校去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二叔大聲地笑起來。于克夫不由的也笑啦。

報 礦

張 振

在三合村南三里遠的地方，有一個楊家圍溝。這裏原是一個荒涼的山溝，南北兩個大漫崗，夾着一個四里多長的大窪塘。窪塘的南端聳起一座陡峭的石頭山，大漫崗和石頭山上都露着白花花的big石塊。這一帶的山崗都是石頭的，僅僅在浮土厚的地方有幾棵孤獨的小樹，其餘就是荒草和蒿草了。因此，三合村的人們，除在這兒放牛放馬以外，誰也不到這兒來。

去年五月，接連着下了好幾天雨。

白春才和另外四個十二、三歲的小孩，個個都披着用蒲草編的蓑衣，蹲在楊家圍溝東邊的彎彎柳下，看守着在窪塘裏悶頭吃草的二十多頭牛。雨水不斷順着蓑衣往下淌，五個人都淋得像水鴨子似的。這場雨下的正是時候，白春才遠遠地望着被這場雨澆得青蔥肥大的莊稼苗說：

「這場雨下的真趕勁，天晴正好能剷二遍！」

「剷二遍的時候，說啥我也得下地。組長再叫我放牛我可是不幹了。」

十四歲的楊慶福，委屈地怨組長不該把他分配來放牛。

張牙柱聽楊慶福這麼一說，也不服氣地說：

「我才比你小兩歲，你能下地，我也能；你下地我也下地。」

這麼一來，最小的「小福」可着了急，他一抬屁股，站起來瞪着眼睛大聲吵吵說：

「那我可不幹！你們都下地讓我一人放牛呀，挺悶屈的，我也下地。」

「咳！吵吵啥勁兒！你們誰說了也不算，大夥開會決定才行。」
白春才這麼一說，大夥才安靜下來。

雨越下越大，就連彎彎柳的枝葉下面，也開始往下滴雨點。白春才看到張牙柱穿的太少，凍的哆哆嗦嗦直打戰，就勸他早回去。他搖搖頭說：

「不，堅決不掉隊。」說完還故意挺挺胸脯。

一頭頑皮的小牛犢，蹦蹦跳跳將要走進窪塘北端的高粱地邊，白春才抽身跑去把牠攆回來又坐到原處，順手從簍衣裏掏出小煙袋，隨後又取出一盒洋火，一連劃了四五根，都沒劃着。他知道洋火盒反潮了，又在鞭桿

頭上劃，還是沒劃着。他四外看看，賭氣地說：「真糟，啥都濕乎乎的，一點乾玩藝兒也沒有。」這時呆看他劃火的牙柱子跳起來說：

「白大哥真笨，我不信有洋火就抽不着煙！」順手撿起一塊飯碗大的石塊，向着一座大石頭礮子拋去。還頑皮地喊了聲：「着鏢！」忽然「卡嚓」一聲，拋出的石頭塊在大石頭礮子上散了花，碎了好幾瓣兒。他起身跑去檢回一塊，一面遞給白春才，一面指着石塊上的新印說：「這不是乾玩藝兒？劃一百根也劃着



白春才拿着這塊石頭驚奇地看道，小福着急地伸出手來：「啥玩藝兒？大哥，我看看。」

了。」

白春才樂顛顛地接過石塊，剛要劃火，冷丁又停住了，兩眼不住端詳着這塊石頭。其他人一看白春才楞住了，也都把腦袋伸過來呆呆地盯着這塊石頭。

「啥玩藝兒？大哥，我看看！」小福着急地伸出了手。

「這塊石頭可怪，怎麼藍瓦瓦的？」白春才好像沒聽見似的自語着，仍然端詳着石頭。

「不是寶石呀？」牙柱子驚奇地問了一句。

「可不是咋的，還發光呢！」

「一會拿到村上看看，到底是啥！」

「讓喬大叔看看，他能認識。」白春才抬起頭來，看了看天說：「對，天不早啦，趕牛回去吧！找喬大叔看到底是什麼。」

喬大叔是一個五十上下的結實老頭，名叫喬振江，為人熱情、灑脫。一輩子趕了二十多年的大車，西溝裏、東邊外的一帶他都去過。解放後，他置了一輛三套馬的花轆轤大車，農忙時插到互助組裏幹活，農閒時他領